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齊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虎

虎字士威本名虎頭武帝改下邳人宋泰始末爲直廂累遷屯騎校尉領南城令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齊受禪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改封監利除游擊將軍武帝即位除員外常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累遷至梁南秦二州刺史征虜將軍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遷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明帝即位進右將軍尋進平北將軍爵爲侯永泰初還給事中右衛將軍東昏即位遷前將軍領軍司馬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未及拜見殺和帝即位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荅魏主托跋宏書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

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翔棄梟巓、隨水湮瀨、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璮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留異、每欲出車翔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咸格、遂復遊魂不戢、亂猾孔熾。孤總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亡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驅燕代、并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還、相爲憫然。南齊書曹虎傳

虞悰

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仕宋爲州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昇明

中武帝爲中軍引爲諮議參軍齊受禪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遷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轉侍中遷祠部尚書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即位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明帝即位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

引疾上表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荅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 南齊書虞悰傳

胡諧之

諧之豫章南昌人仕宋爲州從事主簿歷臨賀晉熙邵陵王諮

議參軍武帝江州別駕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齊受禪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武帝即位轉守衛尉加給事中遷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進左衛將軍都官尚書太子中庶子改衛尉轉度支尚書卒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諡曰簡

上表乞解職

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蔭何圖一旦奄見弃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 南齊書胡諧之傳

周山文

山文元徽中太學博士入齊爲助教

皇弟訓爲養母服議

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隱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宋書禮志二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脩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祠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親執爵議

按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於七廟隱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宋書禮志四元徽二年十月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未詳應親執爵與不太學博士周山文議

亥日藉田議

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助教周山文議

裴叔業

叔業，河東聞喜人。宋元徽末爲羽林監。高帝爲驃騎，引爲參軍。及受禪，除屯騎校尉、寧朔將軍。永明中累遷廣平扶風太守、晉熙王冠軍司馬。建興初加寧朔將軍。建武中封武昌縣伯，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東昏侯卽位，徙南兗州刺史，進冠軍將軍。懼誅，降於魏，尋卒。

上疏獻讜言

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趦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跡，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啟嶓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南齊書裴叔業傳

從崔慧景

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初為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昇明初、除前軍、出為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遷豫章王鎮西司馬、兼諮議、齊受禪、封樂安縣子、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進梁南秦二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出為司州刺史、徵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出為豫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徵還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中、遷度支尚書、假節督雍州、加平北將軍、東昏即位、改領右衛將軍、遷護軍將軍、加侍中、尋加平南將軍、改授平西將軍、征壽陽、回軍內向、敗死、

報薛淵

緊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南齊書薛淵傳、淵母索氏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

崔覺

覺，慧景子，永元初為直閤將軍，慧景敗，亡命為道人，見執伏誅。臨刑與妹書

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南齊書崔慧景傳

崔偃

偃，慧景次子，建武初太學博士，歷始安內史，慧景敗，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目為寧朔將軍，尋下獄死。

上書理父冤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惟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

為樂彼子然之舜龍畝之人猶尙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尙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尙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同哉如此尙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訊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為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南齊書崔慧景傳覺弟偃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事寢不報

又上疏

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疏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
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
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
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
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
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
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
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嘗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成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幾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已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情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孰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冤，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忘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昔王之弟，江夏亦昔王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誅沈七族譬孅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南齊書崔慧景傳懷又上疏詔報可尋下獄死

崔祖思

祖思字敬元慧景宗人漢末中尉琰七世孫仕宋爲州主簿歷武帝輔國主簿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參軍員外正員郎轉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及受禪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郡太守遷冠軍將軍進號征虜將軍假節青冀二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國名啟

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南齊書崔祖思傳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啟從之

陳政事啟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偷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濟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明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墜、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脩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私、能無勉勵、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愼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鉤（南史作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南史作帷）碧綃蚊幬、三齊茄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並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

解故不奇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靡亡也伏惟陛下體唐
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供器則陶瓠充御瓌奇玉箸碎
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
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
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
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
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
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
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盛失不經靡愧周
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
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
槐袞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族非咸弘庭缺于

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敎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敎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

用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旹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關咸華題鍥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瑯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

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豈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豈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天地無心，賦氣自均，豈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南齊書崔祖思傳

崔元祖

元祖，祖思從弟，爲射聲校尉，歷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

請留蔣少游啟

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南齊書魏虜傳永明九年

卞彬

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晉中領軍壼之孫，仕宋爲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齊臺建除右軍參軍，出爲南康郡丞，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

蝦蟇賦

紆靑拖紫，名爲蛤魚。（南齊書卞彬傳，世謂比令僕也。又見南史十二，御覽九百四十九）

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同上，比令史諸事也）

蚤蝨賦序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䟺䟺，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諺言，朝生暮

孫若吾之强者無湯沐之處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搯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南齊書卞彬傳又見南史七十二御覽八百十九九百五十一）

禽獸決錄目

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南齊書卞彬傳南史卞彬傳御覽八百八十九）

全齊文卷二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顧歡

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宋末徵爲揚州主簿，永明初爲太學博士，並不就，有集三十卷。

獻治綱表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絲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

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南齊書顧歡傳

夷夏論

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衞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

周旋物故無物而不為其人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緇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至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大小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

同彼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述效（南齊書顧歡傳南史顧歡傳弘明集七）

答袁粲駁夷夏論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

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

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南史顧歡傳）

題東府柱

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南史顧歡傳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云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

宗測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南陽人宋徵士炳孫州舉秀才主簿豫章王再辟參軍永明中徵太子舍人建武中徵司徒主簿並不就

荅府召

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南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答）

又荅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

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南齊書宗測傳豫章王嶷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

答魚復侯子響

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齊書宗測傳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云云

陳文建

文建、宋末為將作匠太史令、入齊未詳。按天文志作文孝建陳天文南史作文建陳天符瑞今從南紀

奏符命

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

伏願順天時應符瑞、南齊書高帝紀上太史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又見南史四

奏陳天文

自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日蝕有十、虧上有七、占曰、有亡國失君之象、一曰國命絕、主危亡、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其國有喪、宋當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宮有四、占曰、國去其君、有空國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陽不足、白虹貫日、人君惡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太豫元年至昇明三年、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熒惑入太微六、占曰、七曜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為主、孝建二年至昇明二年、太白熒惑經羽林各三、占曰、國殘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熒惑守南斗成勾已、占曰、天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

塡星熒惑辰星合於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太白犯塡星於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塡星合於危占
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熒惑守太微成勾已占曰王者
惡之主命無期有從主若主王天下更紀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
白氣見西南東西半天名曰長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氣又見
東南長二丈並形狀長大猛過彗星占曰除舊布新易王之象遠
期一紀至昇明三年一紀訖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塡
星於胃占曰主命惡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歲星塡星合
於東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徽四年至昇明二年三月日有頻食占
曰社稷將亡王者惡之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塡星守太微宮逆從
行歷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熒惑
太白辰星合於翼占曰改立王公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歲星守
斗建陰陽終始之門大赦昇平之所起律厤七政之本源德星守

之天下更年五禮更興多暴貴者昇明二年十月一日熒惑守輿鬼三年正月七日熒惑守兩戒間成勾已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國去王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天下更王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爲受慶之符南齊書天文志上宋昇明三年太史令將作匠文孝建陳天文奏

任遐

遐字景遠樂安博昌人仕宋入齊爲尚書左丞永明中爲御史中丞建武末爲光祿大夫

奏劾劉祥

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兒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負反存歿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攜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闕

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不避左右非可稱紙罷兒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遣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南齊書劉祥傳作以祥連狀啟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

張欣泰

欣泰字義亨竟陵竟陵人宋左衛將軍興世子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入齊歷官寧朔將軍除尚書都官郎武帝即位以爲直閤將軍歷豫章王太尉參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直閤步兵校尉除正員郎從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免明帝即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出爲永陽太守東昏侯即位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進雍州刺史以謀廢立伏誅

移魏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伏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斷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塡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算失所爲至今爲笑前監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南齊書張欣泰傳

司馬憲

憲仕宋入齊爲殿中郎

郊殷議

南郊無配饗祠如舊無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元年七月

熊襄

襄豫章人

齊典序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南齊書檀超傳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云又見南史檀超傳

孔覬

覬會稽人建元中爲奉朝請

上鑄錢均貨議建元四年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宜開置錢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磨瀯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淄染不復行矣所賣鬻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錢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

以爲大利貧民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南齊書劉悛傳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鑄錢均貨議又見通典九

蔡履

履永明初爲祠部郎中

南郊明堂異日議

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宮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準 南齊書禮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朓

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永明初爲豫章王太尉參軍遷隨王東中郎府屬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鎭西功曹轉文學遷新安王中軍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及卽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又爲晉安王鎭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遷尚書吏部郎永元中爲始安王遙光所誅有集十二卷逸集一卷

擬風賦奉司徒教作

挹日域而搖落集桂宮而送淸閶翠帳之影讌響行珮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下鴻池而蓮散上雀臺而雲生至於新虹明歲高月照秋晬儀乃豫沖想雲浮鄒馬之賓咸在中移之

醴已酬朝役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謳厭朱邸之沈邃思輕舉而遠遊驕驥之馬魚躍飄鑾車而水流此乃大王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寂夜高張煙霞潤色荃荑結芳出磵幽而泉冽入山戶而松涼眇神王於上壑獨起遠於孤觴斯則幽人之風也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一

七夕賦奉護軍命作

金祇司矩火曜方流素鐘登御夷律鳴秋朱光既斂涼雲始浮忍夕露之藹藹升夜月之悠悠步廣庭而延眺屬天媛之淹晤嗟斯靈之淑景招好仇於服箱遘姮娥而耀質發瑤華而擅芳飈白玉而爲飾霏丹霞而爲裳迴龍轡之容裔亂鳳管之淒鏘騰爛光於西極命二妃於瀛洲軾帝東而捐玦凌天津而上翔悵漢渚之夕悵析河廣之既梁臨瑤席而宴語綜含睇而娥揚嗟闔夜之難永泣會促而怨長忌織阿之方儀吝長庚之未光撫鳴琴而修悅浩

安歌而自傷歌曰月殿清兮桂觴酬雲幄靜兮香風浮龍鐎躍兮玉鑾捲睇星河兮不可畱分雙袂之一斷何四氣之可周斯乃畱像恍惚彷彿幽曖耳之無聞目之無覩故鐘鼓闃而延子隱白日沈而季後對豈形氣之所求亦理將其如昧君王壯思風飛沖情雲上顧楚詩而繼戀睎蘭書而窺爽竇研精之多暇聊餘日之騁蕩賦幽靈以去惑排覩聽而玄往哂陽雲於荆夢賦洛篇於陳想乃澄心而閑邪庶綢繆於茲賞本集又見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

臨楚江賦

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沈西岫風動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攢笳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潯奉王僚之末暮俯勝賞之芳音願希光兮秋月承永照於遺簪本集又見初學記四

思歸賦 并序

夫鑑之積也無厚而納窮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懷重淵之深余少而薄遊身缺防方思俄然萬里晚而自省諒非一塗余菲薄以固陋受靈恩而不訾抱銀黃之泯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而河廣途方遙而馬疲忽中寢而念厲魂中旦而九移昔受教於君子逢知己之隆盼被名立之羽儀沾宦成之蔡絢羌服義而不怠豈臨岐而喻變勢方迅於轉圜理好旋於弃竈援弱葛而能升踐重岡而不眩信覩福之非已寧悔禍其如見大明廓以高臨吹蘭忻而同悅跨神泉之沃衍奉英蕤之睿哲承比屋之隆化漉芳塵之餘烈懷躐蹤之彌心無兮毗之誕節竟伊鬱而不怡賴退計於先哲紛吾生之遊衍淵一紀而歷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於是時睇崇岡而引領望大廈而長想離曲街之委隔猶寤寐而見之況神交而通夢眇河漢於佳期術乃拳言興慕而眺悠然

方整歸轡願受一廛考埤城之直陌相洛浦之迴阡連飛甍於故友接閒館以懷僊臨南場以藝稻寄北地而采蓮眇微吳之霏靃望水葉之田田乃蔚山木不日為功非輪非奐去斲去蘖夜索綯而繞繞旦乘屋而芃芃竹橘崎嶇而經北緬閑窈窕以臨東布菌蕭於疏櫞纖荄亂於迴櫳於是離插芳槿門拂長楊簷桃春發窗竹夏涼晨露晞而草馥微風起而樹香無芳菲以襲予空旖旎於都房恆離居以歲月痛銷落而徒傷我聞時命有殖無遷微事或在求理未甄譬豐草之區別隨霜露而夭延背萱鮮於堂北向幽幽而未捐苟外物以能感亦在應而無繫況朝霞之采可噏瓊扉之飾方宣養以虛白之氣悟以無生之篇豈加璧之賂可勤執珪之位能纓歸來薄暮聊以永年本集又略見蓺文類聚二十七

酬德賦并序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予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予將南牧見

贈五官掾。予昨病，既以不堪莅職，又不獲復詠。四年，予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爲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須得諧其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爲酬，然所報者寘於德耳，故稱之曰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時游之代序，六龍騖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拱翼。嗟歲晏之鬱歡，信陰默以悽惻。玄武伏於重介，宛虹潛以自匿。覽斯物之用舍，相羣芳之動植。弔悴軀於華省，理衣簪而自敕。思披文而信道，散忿懣於胸臆。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懷之其何已。牽弱葛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達，固有憑於原泉。彼排虛與驄翼，又相鳴於林沚。興伐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恥。求相仁於積習，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牂之旅歲，實興齊之二六。泰武運之方昌，

覩休風之末淑。龍樓儼而洞開。梁邸煥其亦豫。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化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援雅範以自綏。慈前脩之所歆。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藉甚。托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桼之輝被。伊吾人之陋蒲。雖幽蓀之何寘。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網之不厭。璧層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矚明離以上賓。屬儔體於纖趙。周二輝而分崩。擠九鼎於重壑。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迴薄。微天道之布新。嗟貫首其焉託。予窘迹以多悔。塊離尤而獨遠。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悵分手於東濱。望徂舟而延佇。慮古今之爲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德之能興。奉英靈之甯舉。事紫泥之密勿。服青綸而容與。沾後惠以揭來。竟卒獲其笑語。我艤舟以命徒。將泊徂於南夏。既勖予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荃蕙之在驂。雖舒憂而可假。昔痁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恩靈降之未已。奉

京枌而作傅、臨邦途之永陌、懷子馬於騏驎、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岡而興賦、顧歸艫之南迴、引行鑣而東驅、何瓌才之博俊、申贈辭於萱樹、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合毫而報章、追紛埃之東鶩、釋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連篇章之莫訓、欲奇言於往句、類鍛鬋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杼柚、魂營營而馳騖、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厠同車以日夜、城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睠落景之徂暉、苕滿顏之倏忽、悵歡賞之多違、排重關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騖職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藩而懷僊、登金華以問道、得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脅、欲輕舉而舍旃、謝寵辱於毀譽、去天伐於腥膻、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修迴、巾帝車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艇、歷星術之熠燿、浮天潢之瀲漠、機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鼎、吹嶠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

人間之紆埒哉（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三十二）

遊後園賦

積芳兮遊水，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蕃畹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闈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泬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飈。藉宴私而遊衍，時寤語而逍遙。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氣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壇，紛蘭籍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無度，奉其軌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談，豫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六十五）

高松賦（奉竟陵王教作）

閱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秘經。巡汜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提於巖以羣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若夫

修幹垂蔭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閑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陰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芊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儀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秀謝雲物含明江皋綠草暖然已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煎施懸羅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雁相飛同雲泱其無色陽光沈而減暉卷風飈之欻吸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徠乃屈已以弘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君王乃徙讌蘭室解佩明椒搴幽蘭於夕陰詠鶯蘇於琴朝陵高臣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遙夷蹤冕之隆貴懷汾陽之寂寥邈道勝於千禩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為大實涓澮之所歸瞻衡恒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徽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齊飛本集又見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杜若賦奉隋王教於坐獻

馮瑤圃而宣遊。臨水木而延佇。柳含色於遠岸。泉鏡流於枉渚。蔭綠竹以淹留。藉幽蘭而容與。覽芳荔之悅茂。紛爲芳於滿縹。觀夫結根擢色。發曜垂英。綠春巒以纖布。蔭涼潭而影清。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葉傾。冒霜蹊以獨蒨。當春苑而逕平。搴汀洲以企予。懷后泉於幽情。嗟中巖之纖草。廁金芝於芳叢。夕舒榮於溽露。旦發彩於春風。承羲陽之光景。庶無悲於轉蓬。本集又見藝文類聚八十八

野鶩賦并序

有門人獎一野鶩。因以爲獻。予時命以登俎。用待賓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予爲賦。其詞曰。

夫何羅人之伎巧。薦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裂雕綺之翠襟。孤雛驚以靡翼。餓雌叫而莫尋。越滄流以遠致。乃交留以兼金。因閽寺以傳請。排遂戶以重深。貴數

衽呂敢愛願登俎以甘心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九十一

為錄公拜揚州恩教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縈興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藝文類聚五十

臨東海餉諸葛璩穀教

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轍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梁書諸葛璩傳謝朏為東海太守教

為宣城公拜章

惟天為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寬旒所以貞觀

袞職所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常勒斯鍾鼎藝文類聚五十一

爲明帝拜錄尚書表

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階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即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斯斁修身踐言本慙五美果行育德未階六正安屬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棆檝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佐明堂遺象麟閣藝文類聚四十八

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如其懸旌灞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訏謨玄覽欽若宏圖覽臣匪躬其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藝文類聚五十一

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

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

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祀大齊之權輿寶脈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成藉鄙叛渙委素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御齊作聖鵬應龍於冀州戮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迥延喜之寶潤色天睠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藝文類聚十四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歔唏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

臣自蕩，渤澥方春，旅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闢，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文選　南齊書謝朓傳　南史十九

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啟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與燮理之義，何階常恐覆餗，是貽，咎徵斯應，陛下纘承勝統，日月重光，得以桓珪袞服，拜奉歲時，親濯獻牲，犧躬郊廟，而鴻恩妄假，復授龜符，玉節遵於僕璜，表東侔於四履，臨邊三事，既謝張溫潁川再撫，亦慚黃霸。藝文類聚六

謝隨王賜左傳啟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冊，慈諭下帷，朓未覩山筍，早惜河簡，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篋

金遯其胎。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厚。初學記二十一藝文類聚五十五

謝隨王賜紫梨啟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莖。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慚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滄。望古可儔。於今何荅。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齊明皇帝謚冊文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太行皇帝。早棄萬邦。聖烈方遠。式遵帝世。俾邑鴻猷。咸已爲無名以化。則言象莫宣其道。有求斯應。則影響應同。藝文類聚作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胼合德。允樹風聲。伏惟大行皇帝。合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大藝文類聚作保文於登庸。道神機。藝文類聚作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暢。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道四海而高臨。及迺隅物成務。重維國綱。藝文類聚作紀綱風行草化。心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茲材以敎民。申三驅

而在宥川能盛德殷為美善斯舉阜安之業既字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迨厥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循則前王俯詢百辟眾德猶睿允極鴻名謹命某甲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　藝文類聚十四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五

唐故皇后哀策文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故皇后梓宮啟自先塋將祔於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翠帟紛阜玄堂啟扉徂徹三獻延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屐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社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貫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璈始被經教先種稑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於佐求

賢在謂無誠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仕德閔予不祜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宴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瑱璫奚獻褘褕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祓宸居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鏐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淸洛而南遊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祇而表命篆方纏於殤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咏嗚呼哀哉文選藝文類聚十五初學記十

臨海公主墓誌銘

長發有祥，瑤臺乃構，玄鳥歸飛，北宮斯奏，非來徐土，祇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爲，言歸景族，有叙公宮，無黎車服，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鈞維樅，瞻須配景，望燭齊神，霾華崑岫，滅采上春，慈纏雲壁，悲動外姻，鬱彼崇芒，眺然城帶，輔翟按轡，龍旐徐轉。藝文類聚十六

新安長公主墓志銘

氛氳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佇高行，肅穆娥風，優游閫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藝文類聚十六

齊鬱林王墓誌銘

綠車旖旎，翠𦒎掩映，癸貳戚良，虛疏弛盛，毀德歸楓，棄尊君鄭。藝文類聚四十五

齊海陵王墓銘

中樞誕聖膺𠩄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蹶輪𨊠藝文類聚作戢驅輪轄 高闢代邸麻辟欣欣咸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默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藝文類聚作東曦又亘龍蒸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藝文類聚作曉夜 何長夢溪筆談十五又見藝文類聚四十五有刪節

爲諸姊祭阮夫人文

婉娩婦德幽閒婉性晒史弘箴諫詩詠嘉言足題清暉可映契闊未繼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疇日交歡亭也虛薦帶上先結握中遺緣遊淚失聲游漫如霰藝文類聚三十八

爲隨王祭東耕文

鶉躔星鼓稠表蜡先八政算首六府茲宜嘆嗟非國登須有年一夫或怠歲哉誰咎藝文類聚三十九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璣鏡日淪。金車未毗。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吐懺。山無猛獸。時賊忠賢。流王於飲。寵黜忽焉。忠肅衎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氳配天。藝文類聚七十九

全齊文卷二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祐

祐永明初大學博士

南郊明堂異日議

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南齊書禮志上

永明二年

劉蔓

蔓永明初兼博士

南郊明堂異日議

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于國南而郊已

上丁，故供脩三祀，得並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于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二年

亥日藉田議

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太學博士劉蔓議

蔡仲熊

仲熊，濟陽人，永明初，兼太常丞，累官至尚書左丞。

南郊明堂異日議

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侯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齊書禮志上永明二年

紀德眞

德眞爵里未詳

造釋迦石像記

齊永明二年甲子太歲甲子四月廿日弟子紀德眞爲亡弟僧惠敬造釋迦石像追往悼心泣深友愛願僧惠齊神離苦永與福會七世亡靈同生淨土見在眷屬長保吉口家門雍睦子孫昌熾願願果遂享善無窮口口使蜀于涪陵衷思寺就穎法師造 古刻叢鈔

孔琇之

琇之會稽山陰人宋光祿大夫季恭孫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還還通直郎補吳令還尚書左丞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出爲寧朔將軍明帝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又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隆

昌初還監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

表王文殊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屼居銜罔極之血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百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儒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南齊書孝義王文殊傳文殊吳興故鄣人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云云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庾杲之

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爲奉朝請累遷尚書左丞黃門郎御史中丞太子右衞率加通直常侍永明九年卒諡曰貞子

臨終上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徽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顯修夭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

暫借餘麻傾宗殞沉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竟南齊書虞杲之傳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司徒竟陵王想于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禍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淸顏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雁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illegible]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聃不標迹從容入野之閒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心廣歎眞俗思闡璣表共剖衆妙式筵山河虛館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雁君大于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于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之效鴻鏈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

殷瀰

瀰永明中爲南豫州別駕

請以廬江屬南豫牒

頴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于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淮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灊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爲益不少府州新剏異于舊滌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南齊書州郡志上永明七年南豫州別駕殷瀰稱云云尚書參議宜依所牒詔可

何謹之

謹永明中爲太常丞

亥日藉田議

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春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太常丞何諲之議

祭用鮮槁魚議

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貫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

服章議

案周禮命數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南齊書輿服志永明六年

功臣配饗坐板議

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十年詔褚淵王儉柳世隆王敬則陳顯達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廟庭祠部郎何諲之議

桑惠度

惠度永明中爲國子助教

亥日藉田議

壽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難何諲之祭用鮮稿魚議

記稱尙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六年

顧暠之

暠之字士明吳人永明中爲殿中郎歷安西諮議兼著作建武初以疾歸

亥日藉田議

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藉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于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既

水辰含育為性，播厥取吉，其在斯乎。斯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殿中郎顧暠之議

王摛

摛，東海郯人，永明中為秣陵令，累遷永陽太守，建武中進尚書左丞。永元中，為國子博士。

郊壇瓦屋議

埽地而祭于郊，謂無築室之議。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兼左丞王摛議

駁何佟之明堂配饗議

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南齊書禮志上，永元二年

國子博士

王摛議

陸厥

厥字韓卿吳郡吳人太常倕從子永明中舉秀才歷少傅王晏主簿遷後軍法曹參軍有集十卷

與沈約書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

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闕，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

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南齊書陸厥傳南史陸厥傳又略見藝文類聚五十八

綦毋珍之

珍之鬱林時領中書通事舍人封汝南縣侯後謀誅蕭諶事敗死

自牒求封

當世覩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南史

李嬀

撝永明中爲博士建武初爲祠部郎太常丞

朝堂諱榜議

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於王宮注憲表縣之也南齊書王慈傳

郊壇瓦屋議

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鄭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檐甍南齊書禮志上建武二年祠部郎李撝議通典四十二作李撝疑誤

泄哀儀議

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苴杖不說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追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

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一加常儀（南齊書禮志下建武二年正月太常丞李撝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二十四終